

白居易長恨歌析論

謝 扶 雅

一、白居易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

從前胡適之寫了「白話文學史」一書，認為劃時代的中國文學乃是白話體，而不是雕琢修飾的文言，是民間的詩歌，而不是廟堂文學。真的，開創中國古代文學的兩個集子，那堪讚揚的，與其為話個聲牙，鏗鏘典雅的尚書，無寧是拙樸無華，群眾樂唱的詩經。而這部為至聖孔子所審訂編就的「詩三百篇」，要以「國風」為首，不是朝廷的「雅」「頌」。國風中的第一篇，正是里閭間所盛唱的——

「關關雎鳩，
在河之洲。

窈窕淑女，

君子好逑。」

經晚周戰國至兩漢，散文是所謂「詩亡然後春秋作」的編年史，與太史公司馬遷的傳記文學；韻文則成了藻飾繁華，難字雜出的辭賦。降及魏晉六朝，駢體文風行全國，濃艷脂粉，軟玉溫香。唐承其敝，通行律詩，文學史家特以「唐律」相稱。它是講究對仗工整，格調緊嚴。以「詩聖」見稱的杜甫，他必需千錘百鍊地去「苦吟」，去精製，不敢稍有軼脫樊籬。於是韓文公（愈

）平地一聲雷，給打破這種繁褥枷鎖，所謂「文起八代之衰」，扭轉了纖弱靡靡的風氣。而與他文壇對峙的白居易，就致力於婦孺皆能聽懂的話詩；淺「白」而平「易」，史論家所謂「文如其名」者是也。

白居易（西元七七二—八四六）是中唐時代的人。無疑地，唐朝政治的最高潮應推盛唐，所謂「貞觀之治」以至「開（元）天（寶）」。而唐詩的最高峰，誰都承認是那位浪漫派大詩人李太白。安史之亂表示了唐代政治的走下坡。以「詩史」見稱的杜工部，介于盛唐與中唐之間，造成了一個大合大開的局面。白居易繼承了這位詩史，而更以淺白平實的手法，寫出了五十篇的長篇紀事詩。他自序這卷「新樂府集」道：「……其詞質而徑，其言直而切，其事核而實，其體順而肆……。」它是要上承周初十五國風的歌謠體裁，而其暢達恣肆，則視西方古代的史詩（Epic）無遜色。本文所欲示範而述評的長恨歌，便長達八百六十八字。雖然它的形式有似冗長漫漶的漢賦，但其內容詞句全屬平順而清通。相傳白居易每成一詩，必先念給那些不識字的老嫗為聽一過，需她們相解而悅，然後「定章」。所以白居易實不愧為中國中世紀一位真正創作白話詩的新

詩人。

二、長恨歌的第一段落

長恨歌是白居易用樂府體來記載那距他約百餘年前所發生的唐玄宗（明皇）和楊貴妃（玉環）兩相熱愛，却在短短期內，後者被迫慘死，前者悔恨苦思終生的一大悲劇性故事。全詩分由四大段落構成。第一大段又可析為三個小段。茲先照錄這個第一段落原文如次：

（1）漢皇重色思傾國，御宇多年求不得。楊家有女初長成，養在深閨人未識；天生麗質難自棄，一朝選在君王側；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六宮粉黛無顏色！

（2）春寒賜浴華清池，溫泉水滑洗凝脂。侍兒扶起嬌無力，始是新承恩澤時。雲鬢花顏金步搖，芙蓉帳暖度春宵；春宵苦短日高起，從此君王不早朝。

（3）承歡侍宴無閒暇，春從春遊夜專夜。後宮佳麗三千人，三千寵愛在一身，弟兄姊妹皆列土，可憐光彩生門戶，遂令天下父母心，不重生男重生女！

上詩開始的第一小段，是敘述唐明皇（借用「漢皇」來暗示）天性愛美，多年以來，在國中

訪求挑選了無數無數的美女，但總未能中意。偶於民間的一處楊家找得了一位出落得閉月羞花之貌，千嬌百媚的年青女兒，名叫玉環，被選入宮。她的美麗，壓倒了六個後宮裡的所有妃子。第二小段是說明皇吩咐宮女們帶玉環到華清池溫泉去洗浴，而後整衣打扮出來，果然花枝招展，腰肢款擺，步履輕盈。當年聲名喧赫的李太白大詩人，曾賦清平樂三章來描繪她的美逾仙子！第一首是「雲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風拂檻露華濃；若非羣玉山頭見，會向瑤台月下逢！」其餘便無庸再錄了。

白居易這裡却相當寫實地敘述明皇和楊貴妃晝夜尋歡作樂，以致皇上廢置朝政。接着第三段又極寫明皇怎樣怎樣地對楊貴妃專寵，令得後宮裡所有妃嬪羨殺妬殺！並且愛屋及烏地把貴妃的一家門分封高官厚祿。史載玉環的長兄楊國忠，以一白衣而擢升右相，溺職弄權，自然更使得一般朝臣不服，而舉國人心為之騷然了！

這個第一大段的重點，當然在盡情描摹楊玉環的美麗出眾，贏得皇上的特別歡心，恩及外戚。然而末段的最高潮，却在最後的兩句——「遂令天下父母心，不重生男重生女！」我們這位社會學兼史學氣質的詩人，要借楊貴妃的專寵來反映中國數千年來，宗法社會心理與習俗：嫡子長孫，承宗交代，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。」婦女是從來在中國這個禮教的社會裡毫無地位的。而今驀地裡跳出來了一個楊玉環！她竟躍居了與九五之尊的帝王相匹！這是打破了中華數千年歷史的記錄的！且也，以她自己一身的絕頂榮華還不

夠，更連帶着楊家的全族人各領食邑，阿兄且平地晉封相國，怎不叫天下人都眼紅呢？然而「可憐光彩生門戶！」我們這位天才詩人，他偏不用「可羨」，而說「可憐！」這慣常使用的詩意字兒，却讓它連綴在「光彩生門戶」的上頭。對照反比得何等有力，讀者於此不可不三致意焉！楊玉環美人兒啊！你是何等可愛，可羨，但也是最「可憐」啊！

三、長恨歌的第二段落

楊玉環何以見得可憐呢？「看官們不信，讓我老白在本樂府的第二大段裡訴說分明。」本段落亦分作三小段：

(1) 驪宮高處入青雲，仙樂飄飄處處聞，輕歌曼舞凝絲竹，盡日君王看不足。漁陽鼙鼓動地來，驚破霓裳羽衣曲！

(2) 九重城闕煙塵生，千乘萬騎西南行；翠華搖搖行復止，西出都門百餘里。六軍不發無奈何，宛轉蛾眉馬前死！

(3) 花鈿委地無人收，翠翹金雀玉搔頭！君王掩面救不得，回看血淚相和流。

在這一段落裡，白居易是在直敘楊貴妃慘遭絞死的經過，文只十四句，居全詩四大段落中之最短的一個段落，可是情景最緊張，涵意最深切，而所留教訓亦最慘痛！中國的文章結構，每用「起」「承」「轉」「結」四個形式。本段落便直承上一段落裡畫龍點睛的「可憐」兩字，為悲劇性故事的正面敷陳。

第一小段的四句，是直截說明這個悲劇的由

來。安祿山的造反（玄宗天寶十四年十一月），攻入京師長安，乃是由於唐明皇的沈湎聲色，政事惰荒，嗾庇宵小，民怨沸騰而起。白居易在這一段的修辭上，是用聲達九霄的歌曲，對比掃塗動地的鑿鑿。由於民心對朝廷的懷怨，安祿山的叛軍遂能從漁陽鎗成勢如破竹地直搗京城！御林軍聞此警耗，立即傳到深宮中宴樂興高的唐明皇

「啟奏皇上陛下，安祿山叛軍已打到城下了！」

明皇於沉醉歌舞之中，驚皇無措，只好攜了貴妃，匆匆出走，奔往西蜀蒙塵避難了。第二小段所敘述的，便是御林軍和拱衛京都的軍隊，簇擁着帝與后，出西南門，指向漢中進發；却不料軍心士氣，非常消沉，開出了都門不過數百里，便停着不前行了。軍中喊出了口號：「打倒楊玉環！她是傾覆國家的禍水！」「我們護國軍決不為她賣命！」「是她，把我們的聖主明君弄昏了！」「我們要一致聲討她！」四周喊聲，震天動地，把楊貴妃的纖柔膽子給嚇破了！古語云：「天皇明聖，臣罪當誅。」於是楊玉環跪立在明皇的足前，哽咽地說：

「皇上，您御體要緊，社稷宗廟要緊，妾身何足介懷？伏求皇上立即賜我一死，以謝天，下便了！」

唐明皇傷感地扶起楊貴妃來說道：

「哎呀，你不要這樣！」

可是在旁的衛兵們，不由分說，已把楊貴妃拖出營帳之外，用繩子一下子把這個愁眉蒼白的

苦命少婦給勒死了！

白居易以其無限的同情與惻惻細寫這橫陳泥地上，斷了氣的一具艷屍，從頭到腳，簪釵俱在，鬢際，花鈿扔在身旁，雙足還穿着金線配合翠綠的繡鞋兒！噯，好不淒慘的下場呀！

這裡筆者不能不替我們這位詩人表達他隱蓄五中的觀點思想：第一是楊玉環以一無權無能的弱女子，有何犯罪可言，而竟在被伏法？戰國策楚語中載：「楚人無罪，懷璧其罪！」西諺也對美人有「beautiful but dangerous」的證詞。真的，天下古今的絕代佳人是足以亡國而有餘的！漢武帝朝的音樂局長李延年，曾為武帝寵妃李夫人歌詠：「一笑傾人城，再笑傾人國；寧不知傾城與傾國，佳人難再得！」白居易長恨歌第一句，劈頭便點醒了「漢皇重色思傾國」，不無由也！再者，白氏熟習六經，在周易的乾卦中，明載「上九，亢龍有悔！」一條龍到了高亢的境地，是要遭逢悔吝的。這是中國傳統的宇宙觀與人生觀。「否極泰來」，泰極亦必否至。天道剝復循環，氣數自然之理。帝王受天之命，永享坐擁江山，並且世襲皇祚。可是平民凡人，福樂不宜太過。楊玉環以一民間女子，而躬膺榮華富貴，更光及其一家門；「亢龍有悔」，理所固然。命運注如此，有什麼可說呢？

其次，唐明皇以帝王之權威，而不能庇護他的一名妃子！三軍吶喊，提出要求，即使天子之尊，也只好乖乖地順從民意，眼看寵姬慘遭勒斃，莫可奈何？「君王掩面救不得」的這一句，是

何等委婉而又遒勁啊！外人每以為中國封建專制，皇權萬能。殊不知中華民族一貫的傳統倫理，是相當平等而對待的，却決不是絕對的片面道德。

「父慈子孝，君義臣忠」，是說明父必「待子而慈，子必「待父而孝，君必「待臣而義，臣亦「待君而忠。君權父權固有限度，我國倫理中顯無絕對主義。唐明皇當時之不能不服從民衆公意，亦中國固有倫理思想使然。再者，西方只承認法律是平等的，東方人則特別認為「報應」是最公平而勿爽。例如在楊貴妃這樁公案中，我們切不可以為單獨楊玉環是無辜而蒙殃，明皇却自逍遙法外。實則唐明皇的受懲罰，並不比楊貴妃為輕。楊不過一死了事，而明皇則需要悔恨終身，長年累月，飽嘗相思的苦惱與折磨，真所謂「活受罪」！白居易在長恨歌後半的第三、第四兩大段中，費了特別冗長而鋪排的敘述，比前半兩段的文句多出了三四倍，無非表示要把唐明皇所受的活報應，盡情寫出，反覆說明，以表證東方民族的天道觀與人事觀。

四、長恨歌的第三段落

這個第三大段又劃分四小段，顯得情境事端，非常迂迴曲折：

(1) 黃埃散漫風蕭索，雲棧繁紆登劍閣，峨嵋山下少人行，旌旗無光日色薄！

上列雖祇短短四句，却包括了唐明皇自離長安城數百里外楊貴妃屈死後，率領兵馬出發，迤邐奔往西蜀的好幾個月行程：路漫漫，風蕭索，道崎嶇，日慘淡，軍旅不振，旗幟無光，皆無非

反映了明皇本人一路上嗒焉若喪，呆如木雞的苦悶心情！

(2) 蜀江水碧蜀山青，聖主朝朝暮暮情，行宮見月傷心色，夜雨聞鈴腸斷聲！

這一段雖亦只是四句，却實包括了唐明皇在西蜀行宮蒙塵約達大半年之久的黯淡時間。西川原是蜀漢偏安數十年而卒招亡國之恨的不祥之地。唐明皇時已無心圖是禪位於皇太子（即唐肅宗），而自己只頹唐無聊地過着「傷心」「腸斷」的可哀生活！歲月悠悠，眉山喪色，潛潛暗淚，瀟水無情！這位孤凄寂寞的太上皇，滋味着實難受啊！

(3) 天旋地轉迴龍馭，到此躊躇不能去，馬嵬坡下泥土中，不見玉顏空死處？君臣相顧盡沾衣，東望都門信馬歸。

這一段寫明皇御駕返京，經過楊貴妃死難的馬嵬坡，憑弔遺跡；不用說是萬分傷慟的了！

(4) 歸來池苑皆依舊，太液芙蓉未央柳，芙蓉如面柳如眉，對此如何不淚垂？春風桃李花開日，秋雨梧桐葉落時。西宮南內多秋草，落葉滿階紅不掃。梨園子弟白髮新，椒房阿監青娥老！夕殿螢飛思悄然，孤燈挑盡未能眠；遲遲鐘鼓初長夜，耿耿星河欲曙天。鴛鴦瓦冷霜華重，翡翠衾寒誰與共，悠悠生死別經年，魂魄不曾來入夢！

這長長的一段，是我們這位天才詩人錦心繡口，曲曲折折地描繪出人生相思之苦，古今中外得未曾有的一篇絕妙好辭！它是在把這個悲角帝

王主觀上，積年累月，無限纏綿的苦情愁緒，密密地交織於客觀的時、地、景象、器具、花木、蟲禽。就時序言：自春徂夏，從秋到冬，由朝至暮，由晚至晨；自黃昏到午夜，自午夜到天光。就地點言：太液池、未央殿、西宮、南內、載歌載舞的梨園、繡戶迴廊的宮院、春風所柔拂的楹檻、秋雨所滴瀝的庭階。就自然物而言：芙蓉、楊柳、碧梧、萼草、落葉、飛螢、耿耿的星河、澄澄的霜露。就器具而言：長夜的銀燈、報時的鐘鼓、鴛鴦櫛比的屋瓦、翡翠深綠的床衾、帶來灰髮的宮娥們的釵簪、戲院中所奏出曲調嗚咽的簫管，都一齊侵襲到、圍攻到，這無抵抗、無可奈何的傷心人面前來！然而本樂府作者還不肯甘休，逼着這位懷喪萬狀的老頭兒喃喃地自言自語道：

「噯，我的愛妃呀，難道你肉體毀壞，你魂靈兒也飄散無存了嗎？爲什麼這許多年月都不會進入我的夢寐呢？你的芳魂究竟到了那裡去了呢？」

由是山窮水盡，柳暗花明地驀然轉出了一線的希望來！「唔，我想出了一個辦法！」明皇急極計生地自恃着說。

五、長恨歌的第四段落

第四段落分三段，如下列：

(1) 臨邛道士鴻都客，能以精誠致魂魄，爲感君王輾轉思，遂教方士殷勤覓。排雲御氣奔如電，升天入地求之遍；上窮碧落，下黃泉，兩處茫茫皆不見！

佛教在李唐時代已普遍流行。天堂地獄的思

想深深沁入人腦中。一個人死了之後，他或她的靈魂，不是升入天堂，便是下沉地獄。明皇這時自然想到：臨邛山有個著名的道士，修煉到自己能飛天遁地，何不請他去九霄之外或九泉之下去找一找貴妃的魂魄呢？不過，筆者懷疑我們這位香山居士（白居易自號）大乘佛學精深，悟澈明心見性之道，未必真信小乘佛教中天堂地獄之說，或張道陵葛洪之流神仙派的飛遁功夫。他在本樂府這個末段裡所描寫的，無寧是宗教心理學家慣於解析的「主觀的客觀化」，純由幻覺而生，然固無碍乎文藝詩歌之爲純美而非作偽。

詩人乃巧弄活靈活現的手法，描狀這位「鴻都」仙客排雲御氣，閃電飛馳，到九霄雲外和黃泉深處去找覓楊玉環那顆魂靈兒。可是「上窮碧落」，下抵九泉，都沒有發見這麼樣的一個精靈活寶！但這個神奇大俠兼飛仙，不甘死心塌地，亦嫌無以報命我皇。正在搔頭抹腦之間，

(2) 忽聞海上有仙山，山在虛無飄渺間；樓閣玲瓏五雲起，其中綽約多仙子；中有一人字太真，雪膚花貌參差是？（乃即金闕西廂叩玉扇，轉教小玉報雙成。

（仙閣深內的楊太真）聞道漢家天子使，九華帳裡夢魂驚！攬衣推枕起徘徊，珠箔銀屏迤邐開；雲鬢半偏新睡覺，花冠不整下堂來。風吹仙袂飄飄舉，猶似霓裳羽衣舞，玉容寂寞淚闌干，梨花一枝春帶雨！

白居易描摹鴻都客眼面前這位楊太真仙女，自床帳睡夢中驚醒，推開繡枕，披上輕袍，雲鬢偏斜，花冠未整，匆匆地步下堂來，看她衣袖飄

揚，宛如生前霓裳羽衣之曼舞！可是當年的笑容媚態，變了今日的寂寞愁顏，而且眼角裡藏着一泡淚水，說不盡無限委屈在心頭！

我們切不可爲這個方士是在見神見鬼，那原本無非唐明皇個人主觀幻覺的虛構，自己心裡補償的回光。所謂「太真」，實即「太假」！鏡裡的花，豈是真花？水中的月，原非本月。上段已表明了：上入下地，皆無楊玉環其人其靈，這還不夠嗎？所謂「海上仙山」、「玲瓏樓閣」，原只是海市蜃樓，本無其事。本段如此的「虛張聲勢」，皆不過「慰情聊勝無」而已！

(3) 含情凝睇謝君王，一別音容兩渺茫！昭陽殿裡恩愛絕，蓬萊宮中日月長。回頭下望塵寰處，不見長安見烟霧。惟將舊物表深情，鈿合金釵寄將去。釵留一股合一扇，釵擘黃金合分鈿。但教心似金鈿堅，天上人間會相見！臨別殷勤重寄詞，詞中有誓兩心知。七月七日長生殿，夜半無人私語時：『在天願爲比翼鳥，在地願爲連理枝』。

這一段是記敘楊太真的發言、作態、表情、及其對故皇的寄語。作者白樂天先生，以他個人所抱的樂天觀，構想楊貴妃生前冤枉受死，而今却住在「蓬萊」仙宮，坐享永恒清福。這個蓬萊福地，便是當年秦始皇爲求長生靈藥，而遣方士們所親身到過的「海上三神仙：蓬萊、方丈、瀛洲」（見史記秦始皇本紀）。楊太真未嘗「太上忘情」，也常緬懷故主，不過神山崇邈，下望塵寰，無法看到長安之所在。而今欣見明皇的特使跋涉「駕臨寒舍」，願趁此機緣，請將我一直珍

存，身上原佩的首飾——釵和鈿，帶回去呈給皇上，聊表寸忱；但讓我這兩物都劈分各半，表示「二人同心，其利斷金」的符徵是了。真的，只要是皇上的心，能同金鈿般的堅實，無論在任何處所，都會見到我而合在一起的——哦，我還勞煩你難得來的遠客，更將我這個紙條兒鄭重稍給皇上去親手拆開來展讀吧。原來紙條裡寫着：「皇上喲，您記得那年的七月七日，我們倆，在長生殿裡，時已深夜，四下無人，萬籟俱寂，我們倆，比肩而立，相偎相依，切切地同心默禱：『在天願為比翼鳥，在地願為連理枝。』」這便是中國文藝上對一對恩愛夫妻所憤形容的所謂「海誓山盟」！

楊太真這一番對鴻都客所殷殷囑託的，是何等肫誠、真摯、懇切、叮嚀，而亦似乎含有深長的教訓：「但教心似金鈿堅，天上人間會相見」。楊貴妃莫不是很有些責怪唐明皇的「心」不這麼「堅」嗎？試想，當日馬嵬坡下，楊貴妃不得不曲徇一般軍民的要求，宛轉悲愴而受死，明皇以九五之尊與權力，竟庇護不了一名弱女子！男子漢大丈夫，豈不會記得七月七日長生殿上的堅誓與駕盟？在昔楚霸王項羽被圍垓下，覺悟到最後命運的來臨，得救前途之無望，帳中對他愛妃虞美人悲歌慷慨：「力拔山兮氣蓋世，時不利兮騷不逝；騷不逝兮可奈何！虞兮虞兮奈若何！」虞美人於同心體諒之餘，當場拔劍自殺！項羽則匹馬單槍，突圍而出，走至烏江岸畔，不聽驢船以待的亭長之勸，拒絕渡江招募江東子弟捲土重來，却橫刀自刎死，與虞美人同返九京！太史公對這故事，寄以無限的同情，讚嘆不置！（參其項

羽本紀）。千載之後，唐明皇是顯得太懦弱無丈夫氣了！

不過，白香山在這裡，是要力寫長生殿上的這個鏡頭：看啊，明皇和楊貴妃兩個子，夜靜更深，人不見，鬼不覺互相偎倚，互相擁抱，心連心，呼吸也同一氣，指着天，說我們要像「比翼鳥」兒那樣的永遠雙宿雙飛！俯瞰階前的樹木，說我們要像這連理的枝頭，永不分離。「殿」名大吉大利的「長生」，人是永生永世的和好！這個指望確是太理想了！這種心願，確是太美太美了！

然而，不管當年明皇與楊貴妃確曾在夜間長生殿上有過那種海誓山盟，按之事實，則楊貴妃確確鑿鑿獨自屈死在馬嵬坡前，而唐明皇自己貪生苟活，未曾隨以殉情，且於事後明皇不但未嘗能使楊貴妃起死回生，他也終無法叫她靈魂兒和他在夢寐中相會一面；他惟有寄望於神仙道士之或能替那化去了的楊玉環傳遞一個訊息！可是那個「玉容寂寞淚闌干」的仙女，實無非唐明皇自己心念中的返影！那些所說帶回來的玉釵和金鈿，更是子虛烏有的「想當然耳」！可知「蓬萊宮中日月」的「長」，是百分之百的虛無，而「昭陽殿裡恩愛」的「絕」，則是百分之百的真實。抱恨終天，莫可補救！長恨歌之作也以此。

六、結語

長恨歌這首長達八百六十多字的歌辭，結尾只短短兩句而已：

天長地久有時盡，此恨綿綿無絕期！
而這兩句却具有雷霆萬鈞之力！作者於此，能把

這篇洋洋灑灑的大文結得乾淨俐落，把這首汨汨潺潺的樂曲收得石破天驚！白居易曾在他的「琵琶行」裡寫過「曲終收撥當心劃，四弦一聲如裂帛！」這原是他的拿手好戲。就人生態度而言，這位白樂天先生也似乎不見得真抱樂天思想。人生的命運，無寧往往落着於悲局，而遺恨千秋！長恨歌故事中的一隻主角，楊玉環固然是安祿山事變的代罪羔羊，唐明皇亦何嘗不是這個悲劇中遺恨終生的無名悲角。在茫茫苦海中，楊玉環一躍而無踪無影，唐明皇却顛簸於愴痛悔恨的洶浪，不知何日才休？「天長地久」，天地是再長久也沒有東西了，而「此恨」比之它們還要長久？人活着是靠盼望。一切盼望都成幻滅，而猶枯寂輾轉挨下去無了時，這是最可悲的事了！

中國的文人，作文善於起、承、轉、結，而「結」每又回應着「起」，表示貫串循環。長恨歌的悲之「結」局，亦莫非「起」初之樂極而生。樂樂悲悲，原皆由人（衆生）的觀點。樂不外乎主觀的客觀化，悲不外乎客觀的主觀化。般若波羅密多經云：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」大地山河，惟心所造，心何所念，悲樂交乘。即色即空，超悲超樂。香山居士自然是悟徹個中三昧的。筆者嘗賦一絕，以應白樂天的心聲：

比翼鳥同連理枝，明皇楊妃兩情痴！
天長地久原無極，生死何分在馬嵬！

要而言之，白居易是不愧為真正的佛門弟子，他也是淺白平易的語錄體詩人，是中國中古白話文學史的大台柱。